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記事本末卷第三十二

仁宗皇帝

修唐書

明道二年十月丙寅崇文院纂唐遺事翰林學士承旨
盛度請命官刊修唐書故也 慶歷五年五月己未翰林
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判集賢院王充臣翰林學士文館修
撰張方平侍講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判文官修撰余靖並
同刊修唐書 閏五月庚子度充外郎集賢校理兼天
章閣侍講文館檢討曹公亮宗正丞崇文院檢討兼天章
閣侍講趙師民殿中丞集賢校理何中正校書郎承敏求
大理丞館閣校勘范鎮大理寺丞國子監直學郎必並為

編脩唐書官必以為史出衆手非足卒辭之 七年六月
庚戌命參知政事丁度提舉編脩唐書 皇祐元年六月
甲戌改命同刊修唐書翰林侍讀學士朱祁為刊修官
三年二月戊申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史
館修撰朱祁坐其子與張彥方遊出知亳州 三月乙卯
知亳州朱祁就州修唐書易史館修撰為集英殿修撰至
和元年七月甲子詔修唐書朱祁編修官范鎮等速上所
修唐書 八月戊申命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歐陽修
刊修唐書 二年十月庚戌翰林學士刊修唐書歐陽修
言自漢而下惟唐享國最久其間典章制度本朝多所參
用所修唐書新制最宜詳略然自武宗以下並無著錄以

傳記別說考正盛實尚慮闕略開西京內中省寺留司御
史臺及鑿和諸庫有唐朝至五代以來奏議策簿尚存欲
差編修官呂夏卿詣彼檢討從之 嘉祐四年六月戊戌
翰林學士歐陽修等上所修唐書二百五十一卷刊修及
編修官皆進秩或加職仍賜器幣有差

修國史

景德四年八月丁巳詔修太祖太宗正史軍臣王旦監修
國史知樞密院事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翰林
學士范杓楊億並修國史初景德二年舉士安年時魁準
止領集賢殿大學士旦以參知此事權領文館事及旦爲
相雖未兼監修其預史職如故於是始正其名 大中祥

符四年七月國史院進所修太祖紀上錄紀中義例未當者二十餘條謂王且王欽若等曰如以鐘鼓樓爲室漏室務爲說宮蓋若直指其名悉宜改正之欽若曰此蓋晁迥楊億所修上曰卿嘗參之耶且曰朝廷撰集大典並當悉心務令廣脩初無彼此之別也因詔每卷自今先奏草本編修官及同修史官其初修或再看皆詳具載其名如有改正增益事件字數亦各於名下題出以考其勤惰焉

九年二月丁亥監修國史王且等上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優詔答之 戊子加且可司徒修史官趙安仁晁迥陳彭年夏竦崔遵度並進爵賜物有差王欽若陳允叟楊億嘗預修史亦賜之 天聖五年二月癸酉命參知政事呂

夷簡樞密副使夏竦修真宗國史翰林學士宋綬樞密直
學士劉筠陳堯佐同修宰臣王曾提舉之故事宰臣自領
監修國史至是以曾提舉乃降勅焉

會要云修兩朝國史時王三未領監修故特授勅曾已
監修而再授勅為提舉蓋一時之制也

九月甲寅以龍圖閣學士兼侍講馮元同修國史 十月

曾監修國史王曾言唐史官兵統於胥錄正史外錄太
宗與羣臣對問之語為正觀政要今欲採太祖太宗真宗
實錄日歷時政記起居注其間史迹不入正史者別為一
書與正史並行從之 七年三月壬午上謂監修國史王
曾曰先朝美政甚多可諭史官詳載之 八年六月癸巳

監修國史呂夷簡等上新修國史於崇政殿初太祖太宗
正史帝紀六志五十傳五十九凡一百二十卷至是修真
宗史成增紀為十志為六十傳為八十總百五十卷故事
史成由監修而下皆進秩而夷簡固辭之 甲午修國史
夏竦同修國史宋綬馮元編修官王舉正謝絳李淑黃鑑
管勾內臣韓守英承宣藍元用羅崇勳供書並甫繼明並
遷官職龍圖閣待制馬季良專督三司應報文字亦賜勳
一轉 嘉祐四年九月甲寅史館修撰歐陽修言史之為
書以紀朝廷政事得失及臣下善惡功過宜藏之有司往
時李淑以本朝正史進入禁中而焚其革今史院但守空
司而已乞詔龍圖閣別寫一本下編修院以脩檢閱故事

從之

江氏雜志陳相就史館檢先君傳云嘗為縣小吏因此
進本入內至今史館無國文與歐陽修所言不同當考
會要載修言但稱史館不出李淑姓名當考

刪定編勅

天聖四年九月壬申命翰林學士夏竦蔡齊知制誥程琳
等重修定編勅時有司言編勅自大中祥符七年至今復
增及六千七百八十三條請加刪定帝問輔臣曰或謂先
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此檢人之言也咸平中
刪太宗朝詔令十存一二蓋去其繁密之文以便於民何
為不可今有司但詳其本末又須詔臣等審究利害一一

奏案然後施行也上然之十一月甲辰詔見行編勅又續降宣勅其未便者聽中外具利害以聞七年五月己巳詔以新令及附令頒天下始命官刪定編勅議者以唐令有與本朝事異者亦命官修定成三十卷九月編勅既成合農田勅爲一書視祥符勅槓旨有餘條其麗於法者大辟之屬十有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之屬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屬七十有六又配隸之屬六十九有三大辟而下奏聽旨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於是詔下諸州閱視聽其言未使者尋又詔盡一年無改易然後鑄板頒行明道元年三月戊子始行天聖編勅二年五月己丑詔曰勅令者治世之經而數動搖則衆

聰滋惑何以訓迪天下天聖所修勅令既已頒宣自今有
司毋得輒請刪改有未使者中書樞密院具奏聽裁 景
祐三年七月禁民間私寫編勅刑書及母得鏤板 慶歷
三年八月天聖編勅既施行自景祐二年至今所增又四
千七百餘條丁酉復命官刪定翰林學士吳育侍御史知
雜事魚周詢知諫院王素歐陽修並為詳定官軍臣晏殊
參知政事賈昌朝提舉 十月丁巳史官修撰王質某賢
殿校理天章閣侍講曾公亮同詳定編勅 四年五月癸
酉司勳員外郎呂紹寧請以見行編勅年月後續降宣勅
今大理寺檢法官憲律門分十二編以頒天下庶便於檢
閱而無誤出入刑名從之 七年正月己亥慶歷編勅成

凡十二卷別總例一卷視大聖勅增五百條大辟增八流
增五十有六徒減十有六杖減三十有八笞減十有一又
配隸減三大辟而下奏聽旨者減二十有一詳定官張方
平采祁曾公亮並加勲及賜器幣有差 嘉祐二年八月
丁未韓琦又言天下見行編勅自慶歷四年以後距今十
五年續降四千三百餘件前後多抵牾請加刪定乃詔軍
臣參知政事曾公亮同提點詳定編勅 七年四月壬午
軍臣韓琦等上所修嘉祐編勅起慶歷四年盡嘉祐三年
凡十二卷其元降勅但行約束而不立刑名者又折爲續
附令勅凡五卷視慶歷勅大辟增六流減五十徒增六十
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十有八配隸增三十大辟而

下奏載聽旨者增四十五云

修定歷法真宗附

咸平四年三月庚寅初乾元歷氣朔漸差詔判司天監京
北史序等考驗前法研復舊文取其樞要編為新歷於是
歷成來上賜名儀天命翰林學士朱昂為歷序頒行之修
歷官遷秩改服章賜帛有差 大中祥符七年七月乙未
上覽司天監知歷數官表求改秩因謂宰相曰歷象陰陽
冢流之大者也以推步天道平秩人時為功究災祥吉凶
者雖有妙術心待之而成近年惟秩官正趙昭遠能專其
業始王熙尤等上儀天歷獨昭遠請復莫熙尤等不從後
二歲歷果差昭遠言楚惑度數稍謬推驗亦如其說平居

莽采未審雖于熙元亦伏其精一言後人鮮及也熙元處
訥子 大聖元年三月辛卯司天監上新歷賜名崇天保
章正張奎靈臺郎楚衍等所造也命翰林學士晏殊為歷
序 天聖九年閏十月壬戌司天監上重修崇天歷 慶
歷元年十二月丁丑司天監上所修崇天歷 皇祐四年
十一月甲辰詔司天監翰林天文院以唐戊寅麟德大衍
五紀正元觀象宣明崇真八歷及皇朝應天乾元儀天崇
天四歷并此月太陰直食及時辰分野各具兩本以聞仍
命知制誥王洙及編修唐書劉義史參定以司天監言此
月十五日太陰當食也明年三月洙言括司天監李用晦
等稱十一月望月食十分七歷並同復圖在晝不辨辰刻

推驗起虧時刻內宜明算在丑正二刻儀天在丑正三刻
應天乾元寅初一刻崇天寅初二刻大衍景福寅初三刻
而其夜食寅初四刻推大衍景福相近然景福算景祐三
年四月朔日食二分強而崇天乾元宜明不食後果不食
大衍歷算唐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子朔日食八分半十三
年十二月壬戌朔日食十五分之十三至是皆不食所以
一行大衍歷議云假令理歷者因開元二食曲變交限以
執之則所協甚少所失甚多用晦等亦不敢指定大衍景
祐為器伏緣歷數日月交食諸歷互有親疎不可常為準
的蓋日月動物豈不少有盈縮亦變常不定歷象必無全
吾所謂大遠遠而人道通古來撰歷名賢如太史公洛下

閱劉歆依衡柱預劉焯李淳風僧一行等尚不能第究况
用晦等淺學止依古法推步難為指定日月所食跡畧又
據義史言古聖人歷象之意止於恭授人時雖則預考交
會不必臆合辰刻故有修德救食之理天道神變理非可
盡設謂必可盡耶則先儒不容自為踈濶又大衍等七歷
所差不多法數大同而小異亦是連相因藉乘除積累漸
大毫釐且辰刻更壽惟據刻漏或微有遲速未必獨是歷
差按隋歷志日月食既有起訖早晚亦或變常遲速於正
見前後十三刻半內候之今止差三刻或是大道變常未
為乖謬又一行於開元中治歷以大衍及李淳風麟德劉
焯並極三歷校日食三十七事大衍課第一所中饒二十

三麟德得五皇極得十如一行聰明博達時謂聖人宣考古今尚未能盡如淳風單益以疎遠况聖朝崇天歷法頒用逾三十年誕布海內熟民耳目方將施行無窮兼所差無幾不可偶緣天變輕議改移詰其本原蓋亦出於大衍其景福歷行於唐季非治世之法不可口用詔乃用崇天歷法

中書樞密分合神宗附

慶歷二年七月壬寅朔知樞院張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書若樞密院古無有也蓋起於後唐權宜之制而事柄遂與中書均分軍民為二體別文武為兩途為政多門自古所患今朝綱內弛違事日主西北又有夷陵之志

二府之中豈無才猷之士臣向嘗面論之而陛下瑜臣今
倚以為用者猶不任職若更選用誠乏可使之人臣請於
外擇人陛下以為謹事未嘗違臣無功豈當遽召而用之
審如聖意則所用者不過燕安朝路容身養望者爾若然
則勞臣益解體武士益離心矣陛下試思臣前議斷白洲
未特發樞密院或重於改為則請併本院職於中書其見
任樞密使副不才者罷之諸房吏且皆如舊亦足以一政
事之本通責罰之權省冗濫之費塞僥倖之望改而張之
不傷體裁而刑之不動衆陛下幸與一二宋臣舊老深圖
此議而必行之不報 戊午右僕射魚門下侍郎平章事
呂夷簡判樞密院戶部侍郎平章事韋偶宋兼樞密使樞

秦使晏殊同平章事初雷所建張宰相兼樞密使上曰
軍國之事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
中書同張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選用弼
張特降制命是簡判院事而得兼使殊加同平章事為
使如故 壬辰詔晏殊班張者之上 九月初命軍臣呂
夷簡判樞密院事既宣制黃存四憂在風終日朝論甚喧
參知政事王舉正言二府體均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古
正言田况復以為言是簡亦不敢當 丙午夷簡改兼樞
密使 慶歷五年十月庚辰罷軍臣兼樞密使時軍臣實
昌朝陳執中言軍民之任自古則同有唐別命樞密專主
兵務五代始令輔相亦帶使名至於國初尚沿舊制乾德

以後其職遂分是口兩司對持大柄晉選才士用講武經
向以關陝未寧兵議須一復茲兼領通合權宜今西夏來
庭防邊有序當還使印庶協邦規臣等願罷兼樞密使既
降詔許之乃詔樞密院凡軍國機要依舊同商議施行

十一月癸未樞密院請自今進退管軍臣僚樞密長吏路
分兵馬鈐轄以上並與軍臣同議從之 神宗治平四年
中書樞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
樞密院降納未郭達修堡柵樞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
御史中丞滕甫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樞
密欲守何以令天下矚勅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
上善之 熙寧三年五月壬子置蕃官西院上嘗語及西

院事安石曰止是五代分置曹公亮曰欲分宰相權爾上
曰前代亂豈緣不分樞密院乎詳見舊官西院五年七

月前處州縉雲縣尉編修三司勅并諸州勅并諸司車務
歲計及條例刑定官邪違原上疏曰臣聞能自得師者王
古聖人未嘗無師孟子稱堯所以待舜之禮可謂至矣以
堯則堯長以禹則舜賤以德則舜固無以加於堯者而堯
尚尊禮之如此今區區之末禮於安石尚如有惜不明亦
於天下皆臣之所未諭夫宰相代天理物無所不統未聞
持政事局補除官吏而宰相不預者也今之樞密是已臣
愚以為當廢去樞府併歸中書除補武臣悉出宰相軍旅
之事各責其帥合文武於一道歸將相於一職復兵農於

一司此免舜之舉也今王安石居宰輔之重朝廷有所建
置於天下特牽於樞府而不預則臣恐陛下任安石者蓋
不專矣疏奏上甚不悅他日謂安石曰達原必輕俊安石
曰陛下何以知之上一曰見所上書欲併樞密院廢募兵安
石曰人才難得如達原亦且晚事可試用也 閏七月壬
戌執政同進呈河東保甲事樞密院但欲爲義勇強壯不
別名保甲上從王安石議文彥博請令王安石就中書一
面施行上曰此大事須共議乃可詳見保甲 十一月丁
卯貶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襄行張商英爲光祿寺丞監
荆南稅先是商英言博州官吏失入賊不滿軍賊二人死
罪樞密院檢詳官劉奉世黨死親戚分法官引用賊滿五

貴級刑斷例稱博州官吏不見斷例夫奏裁止從杖罪取
勘又院史任遠恣橫私徇凡十二事而樞密院黨死不棄
治樞密使副文彥博吳克蔡挺因此不入院遣史送印於
中書中書不受上聞之遣使促彥博等入院彥博等言臺
官言臣等黨死丈人與之相知漏泄乞以其章付有司明
辨黑白然後正臣等違命之罪商英又言乞以臣所言博
州夫入刑名下有司定奪并以任遠事送開封府根治若
臣言不當甘伏斧鉞於是王安石曰丞院方治御史李則
事商英乃隨攻博州事以報之李則事御史所治誠不當
不自守吏挾忿攻人豈所謂懷忠良以事君者故有是命
先是臺勘劫盜李則死罪夫出奉世駭之詔糾蔡刑獄司

勅治商英遂上章歷紙執政言此出大臣私念願陛下收
還主柄自持威福使臺諫為陛下耳目無使為近臣脅遷
上為得詔獄商英坐是與安石忤及言博州事房諱又疑
商英陰附中書故不能平商英既坐出上謂安石曰御史
言事不實亦常事房諱等別有意乃以為御史欲併樞密
院歸中書不知御史初無此議論也安石曰中書欲併樞
院果何利若謂臣與房諱等多異論故併樞密院臣故與房
諱合議政事姑以利害言之何苦欲併樞密院乎

禮儀院廢置

大聖元年四月辛丑罷禮儀院從樞密副使張士遜等所
請也以知禮儀院翰林學士晏殊龍圖閣直學士馮元為

判太常禮院同判太常禮院官爲同知院判太常禮院典
禮所出大中祥符中又增置禮儀院以輔臣領其事於是
始罷

禮儀院占公人二十二人歲費錢十七百餘貫非汎行
禮支給在外日逐行遣祇應不多詳定儀制久來屬太
常寺及禮院嘗勾今請停罷所有承受宜勿行遣公案
諸般文字並付本院

明道元年五月庚辰詔太常禮院日輪知院一員在院點
檢典禮公事初同知太常禮院薛紳言漢魏以來每朝廷
大政必下禮官博士定議唐六典太常置博士四人今知
禮院官蓋古博士之任也國朝同知院四員日便直本院

其後或別頒職事因循廢置請如故事輪一而在院乃下
兩制議而翰林學士馮元等言咸平元年正月初太常禮
院同判院官四員張復揚嶋專頒祠祭而家釐委殊常在
禮儀院祇應文字後移三館於右掖門西與禮儀院相接
而同判院官皆帶館職因而更不赴今既廢禮儀院又三
館移入禁中請如紳所奏施行紳映于也

咸平祥符二初會要有之實錄並不載今附見此不列
書

康定元年五月乙丑以判太常寺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
閣學士李仲容兼禮儀事判太常禮院知制誥吳育天章
閣侍制不却並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先是謝絳判禮院

建言太常寺本榷樂之司今寺事皆本院行之於體非便
請改判院爲判寺兼禮儀事其同知院凡寺先申判寺然
後施行其關報及奏請檢狀即與判事同簽於是始從緣
言也

玉清昭應宮災

天聖七年六月丁未大雷雨玉清昭應宮災宮凡二十六
百一十楹獨長生崇壽殿存焉翌日太后對輔臣泣曰先
帝力成此宮一夕延燒殆盡猶有一二小殿存爾樞密副
使范雍度太后有再興葺意乃抗言曰不若燼之盡也太
后詰其故雍曰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
意如因其所存又葺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恢天戒也

宰相王曾呂夷簡亦助雍言夷簡又推決乾災異以誅太
后默然太廟齋卽蘇舜欽詣登聞鼓院上疏曰烈士不避
跌蹶而進疎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
前蓄冤者無至腹誹然言之難不如言之難言之難不如
行之難有言之必容之有容之必行之則三代之主也幸陛
下留聽為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小霽農田
被災者幾於十九臣以為任用失人政令多違當罰弟中
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于獄之濫陛下
下聽之政肆赦天下以為禳禬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
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
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陰土陽陽主

則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雹雨雜下，烈燄四起，樓觀萬壘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威權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可以變災為枯。決曰：之間未聞為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橫議，咸謂非宜。臣曰：幸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政賦或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於內，百姓勞於下，內耗下勞，何以為國。况天災未已，違之是欲統天無省己之意，逆天

不祥安已難任欲求厚貺其可得乎今為陛下計莫若採
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
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修道以除山亂君
無求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修己之日豈可忽
哉昔前漢宣帝之三年茂陵白鶴觀災詔曰乃者天災降
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羣有司又
不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
鶴館天不及此宮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己過是知古之帝
王憂克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竹志賢佞分別官人有
序率由信章禮重功勳則火燭其性若信道不為或禮虛
偽境大昌邪勝正則火火其性自上而降及熾災兵起境

宗廟瑤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故喜成公三年新宮災
劉向謂成公信三極子孫之疏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
宋大劉向謂宋公聽境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也今宮
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恭默內省而追革之罷再遣之勞
述前世之法天下幸甚舜欽時年二十一歲易簡之疎者
之于也

舜欽上疏正文不載其月某亦不載月今附見

中寅門下侍郎兼史部尚書平章事王曾以使預不嚴累
表待罪乃罷相出知兗州尋改青州 七月癸亥以玉清
昭應宮災遣使奏告諸陵 乙丑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
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承襲落學士綬領玉清昭應宮判官

而宮災故責之內侍為都監承旨侍降晴銅有差道士杖
笞者四人決杖者五人知宮事知損仍編管陳州御史臺
鞠火起得知損嘗與其徒茹葷聚飲宮中故也初太后怒
守衛者不理悉下御史獄欲誅之中丞王曙上言昔魯桓
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畫宮故者也逮宋高廟及高廟
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
高堂隆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罷之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
災今所建宮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宜除其地罷
諸禱祠以應天變而右司諫范諷亦言此嘗天災不當置
獄窮治監祭御史張協言若反以罪人恐重貽天怒言者
既求上及太后皆感悟遂薄守衛者罪議者尚疑將復修

宮殿又言山木已盡人力已竭雖復修必不成臣知朝廷
必不為此其如疑天下何願明告四方使戶知之己已詔
以不復修宮之憲輸天下改長生崇壽殿為萬壽觀

大內災

明道元年八月壬戌夜大內火延禧崇德長春滋福會慶
崇徽天和承明延慶八殿上與皇太后避火於苑中 癸
亥移御延福宮 甲子放朝迎臣詣宮門起居以宰相呂夷
簡為修葺大內使楊崇勳副之殿前副都指揮使夏守贊
都大管勾修葺入內押班江德明右班副都知閻文德管
勾令京東西淮南江東河北路並發工匠赴京師 乙丑
詔羣臣直言闕失又詔夏日權御崇政殿視朝百官並入

拱宸門先是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進班百官拜樓下軍相呂夷簡獨不拜使問其故曰宮廷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夷簡乃拜丁卯大赦口其宮殿庭宇宜約祖宗舊制更從減省時百者置獄治大事得疑人大斗已証伏下開封府使其獄權知府事程琳辨其不然乃命工圖大所經處且言後宮人多所居隘其烟竈近壁藏人燥而焚此殆天意不可以罪人監祭御史蔣堂亦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今乃欲歸咎宮人且言人赴獄何求不可而遂賜之死是重天譴也帝為寬其獄卒無坐死者是月殿中丞滕宗諒秘書丞劉越準詣上封事宗諒言夫攻玉必以石濯歸必

以魚物有至賤能成至貴者人亦有之政類考叔舍肉以
啓鄭莊公之孝少孺子抉彈而罷吳王之兵臣之區區竊
慕於此伏見掖庭遠望延熾宮闈雖公人事資繫天時詔
書亟下引咎條陳中外莫不感動然而詔獄未釋鞠訊尚
嚴恐違上天垂戒之意累兩宮好生之德且婦人柔弱豈
楚之下何求不獲萬一張亮足累和氣祥符中宮夜火先
皇帝盡索其類屬之有司明真以法欲中戒於後人若患
可防而刑可止豈復有今日之虞哉况變警之來近在禁
掖誠願修德以禦之思惠以防之凡逮繫者待從原免無
幾咎矣可消而福祉永隆也又言國家以大德王天下火
夫其性由此夫其本因請太后還政而越言尤款直皆不

報宋諒湖南人越大名人也 九月庚午以景福殿使雅
州防禦使入內都知韓守英為都知仍月增俸五萬宮苑
使忠州防禦使入內都知藍繼宗為昭宣使西京作坊使
文州刺史入內押班江德明為如京使入內副都知禮賓
使入內押班盧守勳頭昌州刺史又自上御藥而下至內
品凡遷擢十五人並以宮庭火鉢衛乘輿之勞也火始作
小黃門王守規獨先覺自履殿至後苑門皆擊去其鎗並
奉帝及太后至延福宮回視所經處已成煨燼及執政俛
起居帝曰非王守規引朕至此幾與卿等不相見乃以守
規為入內殿頭守規成勳幼子也 庚寅重作寶冊命參
知政事陳堯位書皇帝受命冊寶參知政事薛奎書尊號

冊寶宰相張士遜書上爲皇太子冊寶參知政事姜誅書
皇太后尊號冊寶以舊冊寶爲宮火所焚也既而有司言
重造冊寶其俗寶法物凡用黃金一千七百兩詔易以
銀而金塗之 丙申詔以皇太后及上間中金銀器物量
留供須外盡付左藏庫易給錢二十萬助修大內 戊戌
賜修大內役卒給錢 十月甲辰改崇德殿曰紫宸長春
殿曰垂拱滋福殿曰皇儀會慶殿曰集英承明殿曰端明
延慶殿曰福寧崇徽殿曰寶慈天和殿曰觀文大寧門曰
宣祐宣和門曰迎陽左右勤政門曰左右嘉福 乙酉再
賜修內役卒給錢 十月甲戌上以修大內成恭謝天地
於大安殿遂謁太廟大赦改元優賞諸軍百官皆進官一

等是日還自延福宮 己卯冬至百官賀太后於文德殿
上御天安殿受朝 戊子如京使文州刺史入內副都知
江德明為文思使普州團練使左藏庫副使右班都知閻
文德為洛苑使開州刺史並錄管勾修內之勞也其餘皆
作承愛事遷擢者又十三人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三

仁宗皇帝

追尊莊懿太后

明道元年二月丁卯以真宗順容李氏為宸妃是日宸妃薨宸妃始生帝見莊懿母兼皇太后即以爲己子使皇太妃保視之帝即位踰十年宸妃默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終太后世帝不自知宸妃所出也
咸平乃即位遷葬年四十六二宮發哀成服范中贈妃曾祖應已及祖金華主簿延嗣爲光祿少卿父左班殿直仁德爲崇州防禦使母董氏爲高平郡太君始宮中未治喪宰相呂夷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宮嬪亡者太后默然曰宰

相亦預宮中事即引帝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問我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太后意稍解有司希太后旨言歲時未利夷簡然其說請發表成服備宮仗葬之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夷簡遂求對太后猶知其意違內侍羅崇勳問何事夷簡言鑿垣非禮長宜自西華門出太后復遣崇勳謂夷簡曰立意卿亦如此也夷簡曰臣位卑相朝廷大事理當廷爭太后不許臣終不退崇勳三反太后猶不許夷簡正色謂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鑿垣事據魏泰東軒記事宸妃以二月二十六日薨報

規朝三日三月初一日發哀成服初四日贈三代十四日葬又報朝令并書之哀妃之號前此所未有恐是別創也當考

三月初宸妃入宮其弟用和才七歲後不復相聞知用和窮困鑿然錢為業居京師妃既主子太后使劉美及張懷德訪妃親屬得用和於民間補三班奉職累遷右侍禁門門祇候終已特遷用和禮賓副使二年三月庚寅太后劉氏崩四月皇太后既崩左右始以宸妃事聞者上號慟累日不絕壬寅追尊宸妃為皇太后甲辰詔改葬於永定陵大行皇太后五使並兼追尊皇太后園陵使或言太后死非正命喪不成禮上亦疑焉因易梓宮上遣李

用和視之則容貌如生服飾嚴具用和入告上嘆曰人言其可信哉乃於大行神御前焚香泣曰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

既葬易梓宮李用和視之據龍川別志邵伯溫見開錄乃云規視之蓋不然也

壬戌止始御崇政殿改命張士遜為山陵及園陵使癸亥進尊太后謚曰莊懿五月丁卯判河南府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錢惟演請俟園陵畢以莊獻莊懿並太后並拊真宗之室詔太常禮院詳定以聞禮官請於太廟外別立新廟奉安二后神主同殿異室歲時薦享用太廟儀別立廟名自為樂曲以崇世享詔恭依蓋惟演既罷景靈宮使

還河南不自安乃建此議以希帝意始莊懿太后疾東梁
院使張懷德押醫官楊可久等入侍 己巳遣懷德為嘉
州都監可久等皆坐黜罷 六月禮賓使李用和未有宅
詔為館芳林園園辭不敢處丙午以惠寧坊第賜之 九月
甲戌幸洪福院易衰服奠莊懿太后梓宮丙子又奠焉壬午
莊懿明前皇太后靈駕發引上頓輔臣曰朕欲親行執紼以
中孝心乃引紼行哭出皇儀殿門禮官固請而止遣奠正陽
門外遂詣洪福院服素紗幘頭淡黃衫從官常服黑帶奉引
莊懿太后梓宮遣奠庭中皆改衰服奉辭隨梓宮舉斂不已
左右固請止上泣曰叨勞之恩終身何所報乎步送至院西
南隅仗轉乃還 乙酉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兼侍講給事

中馬允落翰林學士知河陽六宅使昌州刺史內侍押班
盧守勳落押班爲永興軍鈐轄前上御藥張懷德罰銅三
十斤先是禮眉使李用和言發莊懿皇太后故陵有泉水
沮洳以允暨守勳嘗同護葬事故責及之懷德本擇葬地
前坐張永信事已配廣南至是益徙遠處 十月丁酉祔
葬莊獻明肅皇太后莊懿皇太后於永定陵 己酉祔莊
獻明肅皇太后莊懿皇太后主於奉慈廟 丙辰贈莊懿
太后三代 戊午奉安莊懿太后神御於景靈宮廣孝殿
壬戌幸景靈宮酌獻太后神御 景祐元年二月庚子
詔莊懿太后忌前後禁樂各三日不視事各二日

反莊獻太后之政

明道二年三月甲午，皇太后劉氏崩。四月戊申，始聽政於崇政殿西廂。庚戌，以流人林獻可爲三班奉職。明道初，獻可抗言請皇太后還政，太后怒，竄於嶺南。至是，特錄之。

胥錄云：獻可以天聖中上言，按張存疏則當在明道元年。又按蘇舜欽林書主詩乃元年五月間也。今附蘇舜欽詩於此，蓋轉對中張存疏下所注云：張存上疏不得其時，按蘇舜欽作林書主詩云：主得罪未十旬，宮中大則生奏封事，蓋五月矣。存上疏必相繼，今附見林獻可本末，史失不載，今取舜欽詩附見。史考詳詩曰：狂說聖所擇，愚謀卒不罪。况乎言又文，黑白明利害。前日林書

生自謂習性大悟心逸世病呆成謂可旨投類觸誅函
獻言何耿介云昨見巫山上帝下警戒意若曰胥極出
處恣肆董安坐弄神器開門納珍贖宗友若繫囚親親
禮日殺大臣尸其柄昨舌布寵拜速速代虎叢無使自
沈蔡陛下幸察之聽臣斯不壞如觀賤臣言不瞬防禍
敗一封朝飛入群日已睚眦力大暮塞門縛急不容待
十手掉其詞如負殺人債幽諸死牢中繫灼如龜蒸亦
既下風指點面播踏海長塗萬餘里一錢不得帶必令
朝夕間渴飢死於械從前有一者縮肛氣如鞞獨犬已
驅除陽共吹糠稗奈何上帝明飛惡不可蓋倏忽未十
旬矣官下其怪乙夜紫禁中一燎不容介天王下休走

倉卒畏挂磁速延備履延頓失若空寨明朝黃敵出大
赦偏中外嗟乎林書主性命不可再翻令凶惡人囚累
受恩貸按天文是年三月癸巳星出中台貫河北入東
井沒別有聲竭地食頃又有星出大市垣中人側東流
入濁四月乙巳星出貫索大如杯沒於鈞星側光照地
又六月六日乙巳客星出東北方近濁水星太微有芒
星至丁巳凡十三日而沒不知詳欽詩所指凶星者是
何也

士子詔內外無得進獻以求恩澤及緣親戚通章表若傳
宣有司責封復奏內降官輔臣審取處分罷創修寺觀毋
違乾元節香合及山儀帝始親覽庶政裁抑僥倖中外大

悅 癸丑召知應天府龍圖閣學士刑部侍郎宋綬知應
大業見 兼通判陳州太常博士秘閣校理范仲淹赴闕
通判河南事見 兼龍上御藥并上御藥供奉事見 臣寺
相龍己未年臣呂夷簡判澶州樞密使張耒判陳州樞密
副使夏竦知潁州參知政事陳克佐知永興軍樞密副使
范雍知汝州樞密副使趙鎮知河中府參知政事晏殊知
亳州皆太后所任用也 二夷簡龍相事見 發遣后郭氏步
軍副都指揮使福州觀察使王德用為檢校太保兼書樞
密院事始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
政也敢挾此以干軍政不可與太后故欲與之卒不奉詔
乃止興國寺東火近 臣光者乞兵防護德用不違太后

萌有司請衛士坐甲德用曰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者又不奉詔上聞太后問中得德用前奏軍使事奇之以為可大用故擢任樞密德用謝曰臣武人幸得以驅馳自効願陛下威靈侍罪行間足矣且臣不學不足以當大任帝遣使者趣入院降龍圖閣直學士工部侍郎馬季良為濠州防禦使赴本州始太后疾加劇侍御史孫祖德請還政已而疾少間祖德大恐及太后崩諸嘗言還政者多進用庚申擢祖德為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知珠院降殿中丞知吉州方仲弓為太子中舍監豐國監仲弓嘗請如唐武后故事立七廟太后請其奏怒曰不作此負祖宗事裂而擲之猶用是得知吉州上以累更赦有止簿責為真定

府定州路都監羅崇勳主仲弓者也亦降爲鄂州都監其
後復降仲弓爲河州別駕崇勳爲太子右監門率府率
州安置 七月辛巳供備庫副使楊安節東染院使張懷
德並除名配隸廣南使衛人張永信杖脊初配沙門岳妻
文恭初配儋州又降內侍高品陳思忠爲西京高品上清
道士韓文成配廣南初莊獻臨朝永信文恭杖妓妾因安
節懷德偽爲禱祠以規取金帛文成亦因劉美冢婢及思
忠請托禁中至是有司發其姦狀故皆坐之 八月丙申
以太常丞劉沆直集賢院沆前同判豳州莊獻太后遣內
侍張懷信修山谷寺資聖浮屠懷信挾詔令督役嚴急州
將至移疾不敢出沆奏罷懷信歸贈工部員外郎曹修古

為右諫議大夫修古鯁直有風節當莊獻時權幸用事人
人願望畏忌而修古遺事出言無所回撓初赴同判杭州
未行改知興化軍卒於官帝思修古忠故優贈之仍賜其
家錢二十萬修古無子諫其婿劉勳為試將作監主簿
十月辛亥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吳遵政為開封府推官
始莊獻太后稱制下莫敢言得失遵政條奏十餘事語皆
切直許太后意出知崇州 庚申詔自今每日御前殿視
事其休務并假日並如舊制上即位之初尚循真宗晚年
故事惟隻日御殿故也 景祐元年正月壬申以太常博士
滕宗諒為左正言宗諒先與劉越同上莊獻太后疏請
歸政者也

莊惠嗣尊統

自入宮至稱太后詳見莊獻垂簾景祐元年八月尚楊二
美人有寵楊太后亟以為言卒去之初蔡齊力爭削遣詔
中太后參決軍國大事之語呂夷簡嘆曰蔡中丞不知吾
豈樂為此哉上方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者耳及二美
人爭寵恣橫卒賴太后排遣之或謂夷簡意實在此然議
者以為人主既壯而母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或能整
齊禁中而垂簾之後外戚用事亦何所不至齊之力爭不
為夫也

逐一美人據記聞呂夷簡輸蔡齊據龍川別志

太后納陳氏女許立為后兄立皇后曹氏九月壬子詔名

皇太后所。殿曰保慶宮。自今並以保慶皇太后爲稱。
二年三月壬子加贈保慶皇太后三代。十二月戊午贈
保慶皇太后三代。三年七月己卯新作延寧觀觀本王
中正偕弟保慶太后出奩中物市其地而建之。癸卯泗
州新作普濟院成。詔給田十頃保慶太后施錢所建也。
十一月戊寅保慶皇太后崩。始上在乳保莊。獻使后護視
上起居飲食后必與之俱。所以擁佑扶持恩意勤備性慈
仁謙謹寡過。帝嘗召其姪永節永德見禁中。欲授諸司副
使。后辭曰。小兒蓋勝大恩。僕小官可也。乃命並爲左右侍
禁莊。獻崩后嗣享尊號。上奉錢稱臣后固辭之。又歲奉給
錢二萬助湯沐。后又辭曰。此皆出民力。願留以贍軍。上從。

之上未有嗣后從容勸上選宗子養宮中由是英宗自言
即未踰亂養后所后無疾而終殯於主儀殿知樞密院事
王隨爲園陵監護使禮官請爲后服總麻帝改用唐武
服義安王太后故事加服小功以五日易月而除不視前
後殿朝凡八日不朝前殿四日御素紗中襖淺黃袍黑革
帶瑛虞主祠奉慈廟始復常服內出緡錢十萬位園陵費
上諡曰莊惠祝冊文並稱孝子嗣皇帝 壬辰禮院言奉
慈廟堂六間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室各兩間殿之東
西爰室階藏尊號冊寶今請冊寶止藏於本室而分二間
以奉安保慶太后神主從之 四年二月己酉祔葬莊惠
皇太后於永安陵之西北隅 己未祔莊惠太后神主於

奉慈廟 二月丙申內出莊憲太后閤金千餘兩市莊園
卽舍以給萬壽觀時於萬壽觀建廣燮殿奉安莊憲御容
故也

廢皇后郭氏范仲淹孔道輔并珠附見

天聖二年九月庚子皇太后手詔賜中書門下以改中書
令郭崇孫女為皇后詔輔臣曰自古外戚之家鮮能以富
貴日保故茲選於衰舊之門庶免他日或撓聖政也 十
一月乙丑立皇后郭氏 三年正月丁亥加贈皇后曾祖
中書令郭崇為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祖可璘及父允恭
並為節度使母祖母曾祖母國太夫人 四年四月天聖
初駝衛上將軍張美曾孫女與郭后同入宮上屬意之特

選爲后而太后固立郭后於是以張氏爲才人 六年九月癸丑以才人張氏爲美人時張氏已被疾後五日卒
明道二年三月皇太后劉氏崩 四月己未門下侍郎兼
吏部尚書平章事呂夷簡罷爲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判
澶州帝始親政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
賂辨佞士絕女謁疎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
帝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等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告
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
是并罷夷簡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
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爲中詞久乃知
事由皇后云 十月戊午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

州呂夷簡爲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 十一月乙丑遣冊美人張氏爲皇后上雅意所屬故也仍命內園使奉守素即故瑩爲陵嗣而不立廟 十二月初郭皇后之立非上意浸見疎而后再扶莊獻勢頗驕後宮爲莊獻所禁道希得進及莊獻崩上稍自縱宮人尚氏楊氏驟有寵后性妬屢與愈爭尚氏嘗於上前出不遜語後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上亦起救之后誤口上頸上大怒有廢后意內侍劉都知閻文應白上出爪痕示執政近臣與謀之呂夷簡以前罷相故怒后而范諷方與夷簡相結諷乘間言后立九年無子當廢夷簡替其言上意未決外人藉藉有聞者右司諫范仲淹因對極諫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

不可使聞於外也。居久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勅有司，毋得受臺諫章疏。乙卯，詔稱皇后以無子，願入道，特封淨妃。王京冲妙仙師召清悟別居長寧宮。臺諫官章疏果不得入。仲淹即與樞密御史中丞孔道輔、率知諫院孫祖德、侍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殿中侍御史段少連、左正言宋郊、右正言劉渙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后不當廢，願對以盡其言。扈殿門者聞扉不得通。道輔撫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諫！」入言，尋有詔，宰相召臺諫諭以皇后當發狀。道輔等悉詣中書，語夷簡曰：「人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衆譁然爭。致其說。夷簡曰：「發后自有故事。」道輔及仲淹曰：「公不過引

漢光武勸上耳是乃光武大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
世昏君所爲上躬克舜之資而公顧勸之效昏君所爲可
乎夷簡不能答拱立曰詰君更自見上力陳之道輔仲淹
退將以明日留百官口宰相廷爭而夷簡即奏臺諫伏閣
請對非太平美事乃議道輔等罪丙辰旦道輔等始至
待漏院詔道輔出知秦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各罰銅二
十斤故事罷中丞必有告辭至是直以初除道輔几還家
初隨至又遣使押道輔及仲淹亟出城仍詔諫官御史自
今並須匿具章疏毋得相率請對駭重中外絳平陰人也
偕奏乞與道輔仲淹俱貶勸及少連再上疏皆不報少連
疏曰臣初聞非時召兩府大臣議皇后入道一日之內都

下嗟然以爲毋儀天下固無入道之理翌日又開兩府列
狀乞降后爲淨妃臣與孔道輔范仲淹等恐詔命一行難
於追復是以羣臣詣殿閣上疏而執政進說使臣等不獲
面對令就中書商量宰相雖知其誤然猶責臣等翻覆率
易故道輔仲淹斥守外郎臣等例皆蒙罰陛下親政以來
進用直臣闕言路天下無不歡忻一旦以諫官御史伏閣
遂行黜責中外皆以爲非陛下意蓋執政大臣假天威以
出道輔仲淹而絕來者之說也竊觀成論自今有章宜如
故事蓋上毋得羣詣殿門請對且伏閣上疏豈非故事今
遽絕之則國家復有大事誰敢旅進而言者昔唐陽城王
仲舒伏閣雪陸贄在元堯叩殿陞理宋中錫前史以爲美

今陛下未忍發出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為妃珠宮御寒
安敢默默陛下深維道輔等所言爲阿黨乎爲忠亮乎又
上疏曰高明粹清疑德無累者天之道也然氛侵蔽翳晦
明偏差乃陰陽之沴耳家大德者君之體也治陰陽者臣
之職也陛下乘一德臨萬方有生之類莫不浸涵德澤而
氛侵蔽翳偏差晦明以累聖德者由大臣懷祿而不疎小
臣畏罪而不言臣獨何人敢有狂瞽竊痛陛下復仁聖之
具美之肯綮之良輔固成不忍之忿又稽不遠之復臣是
以滌肝膽披情素爲陛下廓清氛侵蔽翳之類易曰大夫
婦婦而冢道正正冢而天下定詩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
邦若然則君天下修化本者莫不自內而刑外也昨者二

府大臣晚出民間喧傳中宮被譴入道又降降為妃而離
宮廷矣臣與道輔等皆在言職以謂皇后母儀萬方非有
大過而動搖則風教凌遲况聞入道降妃之議出自臣下
且后妃有罪出則告宗廟發則為庶人安有不示之於天
下不告之於祖宗而陰行臣下之議乎且皇后以小過降
為妃則臣下之婦有小過者亦當降為妾矣比抗章請對
不蒙賜召豈非姦邪之人離間陛下耶臣等前詣中書時
執政之臣謂后有妬忌之行始議入道終降為妃兼云有
上封者慮后不利於聖躬故築高垣置在別館臣言脩言
中外之議以為未可宜速降明詔復宮中位號以安民心
翌日詔出乃云中宮有過振廷具知持亦合容未行廢黜

置之別館俾自備供給之間一切如故臣未嘗懇置別館為后為妃詔書不言安所取信况皇后事陛下一紀有餘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惑於宸聽縉紳備黜無敢為陛下言者臣所謂氛穢蔽翳以累聖德蓋臣職有曠耳夫中宮動搖有大不可者二內外文臣以至戚里皆萌覬覦之心或進女口以希選納或巧事寵愛以結內援則使陛下惑女色而亂紀綱紀綱之亂變故以生社稷可得安乎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斯大不可者一也陛下舉事為萬世法苟因掖庭爭寵而遂廢后何以書策示于孫况祖采以來未嘗有廢后之事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斯大不可者二也臣竊恐在任之人引漢武幽陳

皇后故事以陷惑陛下且漢武騎奮淫縱之主固不足踵
其行事而為人臣者思致君如堯舜豈致君如漢武哉今
皇后置別館必恐懼修省陛下仁恕之德施於天下而獨
不加於中宮乎願詔復中宮位號杜絕嬖間侍之如初天
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懼豈不美哉苟為邪臣所蔽不
如省察臣恐高宗王后之狂必見於他日宮闈不正之亂
未測於將來惟聖神慮焉訖不報

正史實錄並云范蠡權御之中丞按廢后時蠡罷中丞
兩月矣當云權三司使又恐蠡前有此議今沒其官而
不書庶不相抵牾郭勸傳云郭后廢議納陳氏勸進諫
曰正家以御天下自后妃始郭氏非有大故不當廢陳

氏無世間不可儼反植疏入后已發而陳氏議遂履按
議納陳氏在明年秋不與發郭后同時今不取也

將作監丞富弼上疏曰郭皇后自居中宮不聞有過陛下
忽然廢斥物議騰湧自太祖太宗真宗三后撫國凡七十
年未嘗有此陛下為人子孫不能守祖宗之訓而遂有廢
后之事治家而尚不以道奈天下何范仲淹為諫官所極
陳者乃其職也陛下何故罪之假使所諫不當猶須含忍
以招諫諍况仲淹所諫大體億萬人之心陛下縱私忿不
顧億萬人之議取笑四方臣甚為陛下不取也昔莊獻臨
朝陛下受制事體太弱而莊獻不敢行武后故事蓋賴一
二忠臣救護之使莊獻不得縱其欲陛下可以保其位晉

忠臣之力也今陛下始獲暫安遂忘舊日忠臣羅織其罪而譴逐之陛下以萬乘之尊發一婦人甚為小事然所損之體則極大也夫發后謂之家事而不聽外臣者此乃唐姦臣許敬宗李世勣詭佞之辭陛下何足取法陛下必欲發后但可不納所諫何必加責以重已過今匹庶之家或出妻必告父母父母許然後敢出之陛下責為天子莊獻莊懿山陵始畢攻土未乾使以色欲之心發皇后氏而不告宗廟是不敬父母也今陛下舉一事而獲二過於天下發無過之后一也逐忠臣二也此二者皆非太平之世所行臣竇痛惜之莊獻太后臨朝以劉從德死恩典太重臺諫曹修古等四人連名上章極諫莊獻大怒陛下不得

已遂貶此四人然心甚惜其去莊獻覽佳陛下立行召命
優與恩獎復處憲署修古雖死厚加贈典如此者蓋陛下
憐其忠耿不避禍難耳今仲淹所誅又甚於修古等所陳
修古等追用而仲淹黜棄陛下何所見前後之異也况仲
淹以忠直不撓莊獻時論冬伏事大正君臣之分陛下以
此自擢用之既居誅列或聞累曾宣諭使小大之事必諫
無隱是陛下欲聞過失雖古先哲王亦無以過此今仲淹
聞過遂諫上副宣諭之意而反及於禍是陛下誘而陷之
不知自今後何以使臣雖日加宣諭誅臣以仲淹為戒必
不信矣諫臣不諫大非朝廷之福今百執所為皆一司一
局豈常事者皆能幹之是易為也如仲淹者乃為臣之難

能者也今幹一司一局者皆坐取遠涉立居顯要而仲淹
不惜性命為陛下論事而遠從外郡臣恐百辟化之皆務
為易者而不為難者陛下一旦有難為之事不知何人為
陛下為之居殊官者務要訐直乃號稱職依違者為曠職
今循默者居顯要而訐直者尚居散地苟如是不若廢諫
官如不欲廢即循默者可去訐直者可用請陛下急圖之
今天下凶歎盜賊如麻國用空虛人心惶擾臣觀此已
有窺覲之心陛下當兢兢惕息宵衣旰食日與臣僚講論
安天下之計猶恐不及而乃自作弗靖廢嫡后逐諫臣使
此醜聲聞於四方知陛下不納諫臣朝政不舉則姦雄益
喜以為內外皆亂事勢相符必可集事臣一念至此心寒

骨顛此已然之兆固非臣之臆說也望陛下審思之明察
之發后已行雖未能悔過臣願陛下息且遣還仲淹復其
球職減二過之一庶乎踈路不絕紀綱復振使姦雄不能
窺陛下淺深社稷之慶也臣昨克父喪赴闕途中聞此今
至京師未及陛見乃忘不出位之責而昧死有聞於陛下
者臣實不惜一仲淹蓋惜陛下所舉錯耳流入不報 景
祐元年八月壬申詔淨妃郭氏出居於外 十月癸酉以
淨妃玉京冲妙仙師清悟爲金庭教主冲淨元師美人楊
氏聽入道賜名宗妙並居安和院仍改賜院名曰瑤華宮
二年八月己卯右諫議大夫知兗州孔道輔爲龍圖閣
直學士時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

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以命道輔議者因知
前日之斥果非上意也 十一月戊子金庭教主冲淨元
師郭氏薨后之復罪也上直以一時之忿且為閻文應等
所譖致廢之既而悔之后居瑤華宮上累遣使勞問於是
又為樂府詞以賜后后和答語甚悽愴文應大懼會后小
疾文應與太醫珍視遽曰口院數日遽不起中外疑文應
進毒然不得實其時上致齋南郊不即以聞及聞深悼之
詔以后禮葬其兄中和中庸並加遷擢右正言直集賢院
王克臣請推舉左右侍醫者不報 十二月辛亥昭宣使
恩州團使入內都都知閻文應領嘉州防禦使落都都知
為泰州鈐轄尋改邠州鈐轄其子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

院士良為內殿崇班罷御藥院時誅官妣仲孫高若訥劾
文應方帝宿齋太廟而文應叱醫官聲聞行在郭皇后暴
薨中外莫不疑文應真毒者請并士良出之故有是命文
應專恣事多矯旨付外執政不敢違天章閣侍制范仲淹
將劾奏其罪即不食恚以家事屬其長子曰吾不勝必死
之卒聽仲淹竄文應嶺南尋死於道 三年正月壬辰追
冊故金庭教主冲淨元師郭氏為皇后命和制誥丁度內
侍押班益元用同護葬事尋詔中書門下傳其謚冊祔廟
丁酉葬於奉先資福院側由簿儀物並用孝章皇后故
事 嘉祐四年上始欲於景靈宮建后影殿禮官言其不
可遂寢既而翰林侍讀楊安國請賜謚冊祔於后廟劉敞

等又言其不可議遂格

美人尚氏楊氏爭寵

明道二年十二月美人尚氏楊氏驟有寵尚氏嘗於上前
出不遜語侵皇后郭氏后不勝忿起批其頰誤查上頸后
以是坐廢 景祐元年四月丁酉殿中侍御史龐籍為開
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
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下府者帝為杖內侍切責美人詔
有司自今宮中傳命毋得輒受 庚子美人尚氏父繼斌
為右侍禁從父繼恩繼能並為右班殿直

按實錄明道元年五月乙未以後宮尚氏父延福為國
子助教今尚氏父又名繼斌不知何故本傳亦云繼斌

無所謂延福者直延福別一尚氏父即當考

八月壬申詔淨妃郭氏出居於外美人尚氏為道士居洞
真宮楊氏別宅安置曩者母后臨朝臣僚戚屬多進文曰
入內今悉遣還其家長秋之位不可久虛當求德門以正
內治郭后既廢尚楊美人益有寵每夕侍上寢上體為之
弊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皆歸罪二美人楊太后亟以
為言上未能去入內都都知閔文應早暮侍上言之不已
上不勝其煩乃頌之文應即命輶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
泣涕詞說云云不肯行文應搏其頰罵曰宮婢尚何言驅
使登車翌日降是詔初蔡齊力爭削遣詰中太后參決軍
國大事之語呂夷簡嘆曰蔡中丞豈不知吾豈樂為此哉

上方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者耳及二美人爭寵恣橫
卒賴太后排遣之或謂夷簡意實在此然議者以爲人主
既壯而母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或能整宮中而垂惠
之後外戚用事亦何所不至齊之力爭不爲夫也

逐二美人摺記開呂夷簡諭蔡齊據龍川別志

甲戌降六宅使從演爲六宅副使東八作副使從從爲內
殿承制仍絕朝謁母宮園夫人和氏坐不能訓導自今母
傳入內右侍某尚繼斌左班殿直尚繼思繼能並除名從
演嘗以婢遺尚美人從從受美人所寄金又爲訪求其母
故皆責之丙子編管繼斌於鄧州繼思湖州繼能滁州
從從從演皆德芳孫也逾年乃復從從從演官仍許朝謁

壬午降皇城使英州刺史王懷節為左驍騎上將軍坐令弟懷德婦侍貨私遺尚美人求管軍上以其父繼忠嘗陷契丹不欲重貶之 戊申詔入內內侍省以所估尚氏等位金帛二十餘萬賜三司給軍費 十月癸酉美人楊氏聽入道賜名宗妙居安和院 皇祐二年七月丁亥贈美人尚氏為元儀是月美人楊氏為婕妤景祐初聽入道居瑤華宮至是復位號

立皇后曹氏

景祐元年九月甲子軍臣呂夷簡等上表請立皇后尚楊二美人之出宮也帝令參知政事宋綬面作詔云當求德門以正內治既而左右引壽州茶商陳氏女入宮綬諫曰

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言中不亦與前日詔語相戾乎後
數日樞丞使王曾入對又奏引納陳氏爲不可上曰未綬
亦如此言宰相呂夷簡副樞丞蔡齊相繼論諫兼侍御史
知雜事楊偕同知諫院郭勸復上疏卒罷陳氏或曰陳氏
父號陳子城使者始因楊太后納女宮中太后嘗許以爲
后矣至掖廷將進御勾當御樂院閻士良聞之遽見上上
方披百葉擇曰士良曰陛下聞此何爲上曰汝奚問士良
曰臣聞陛下欲納陳氏爲后信否上曰然士良曰陛下知
子城使何官上曰不知也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
名也陛下若納奴之女爲后豈不愧公卿大夫耶上遽命
出之士良又應于也

甲辰詔立皇后曹氏贈尚書令其王彬之孫女也卽后廢
始聘后入宮 乙巳命宰相李迪爲冊禮使參知政事王
隨副之宋綬撰冊文并書冊寶有司奏用冬至日行冊禮
監祿御史袁行會稽孫馮言莊獻三年之喪未除請終制
而後行秘書丞曲江余靖亦以爲言不報

王叢史元祐繫年錄云呂相曰太后曰亦明開仁宗罷
陳于城親事否太母曰仁皇聖明御藥問安說得子細
其父士良當時正親近一日仁皇曰你可不賀我士良
曰賀甚事曰賀我弄璋皇后士良曰誰家曰陳于城家
士良曰于城官職乃奴隸也富民用錢買到仁皇遽曰
幾乎錯了明日以語呂夷簡夷簡賀聖明又言夷簡先

見非也却見仁皇說與聖明如此余曰願陛下體此意
呂相亦云然太后問曰當時因甚去明肅服內納后大
臣恚肯神宗曾問不知何故如此便是臣無家也不肯
呂相等皆不對知樞密院先下余語韓師朴曰適來事
先令公嘗說及今再欲上奏既復對師朴奏適來聖問
明肅服內納后先臣却嘗說與王巖叟余曰臣嘗聞韓
琦說此事當呂夷簡作宰相范仲淹作諫官仲淹語琦
曰呂相又勸上做一件不是當抵事也須共理會仲淹
往見夷簡面責之夷簡曰固知非理司諫却不知裏面
事上春秋或妃嬪已雜進不早立后無以制非所以愛
上仲淹無所復言見韓琦曰呂相幸自不是被他有說

然沒可奈何太母笑曰元來却是恁地韓師朴又曰應
是恐妃媼中進起來作后太母曰口門穢甚事體余曰
頃立后則事體自然正按立曹后時范仲淹已貴知睦
州詰突簡者必非仲淹也巖史誤記

十月甲申以選納皇后賜在京諸軍班特支 十一月己

丑冊皇后 戊申贈皇后三代祖彬進封魯王父妃為太

傅兼侍中 庚戌封皇后祖母唐氏為延安郡太夫人

辛亥東上閤門使榮州刺史曹琮為衛州團練使琮兄女
為后禮皆琮主辨於是奏曰陛下方以立公屬天下臣既
被后族不宜冒恩澤亂朝廷法族人敢因緣請托願真於
理時論稱之尋出為環慶路部署知邠州 十二月己未

步軍都虞候原州防禦使涇原路副都部署曹儀為耀州
觀察使落官軍皇后既立儀自乞罷軍職從之 二年十
二月戊午贈皇三代又進封延安郡夫人唐氏為舒國
太夫人 慶歷八年十月王質以衛氏之變動撼宮中見
帝北依氏亂幸初帝以閏月之望欲為禁中再張燈后力
諫止其後三日衛士數人踰屋至寢殿時后侍帝夜半聞
變帝遽欲出后閉門持遣宮人馳召都知王守忠等以兵
入衛賊至福寧殿下斫宮人傷臂聲徹帝所宦者何承用
慮帝驚給奏宮人歐小子曰叱之曰賊在殿下殺人帝且
欲出取妄言耶后知賊必縱火乃遣宦者持水踵賊賊果
以燭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者后親剪其髮以為識

瑜之曰賊平加賞以汝髮為璽改宦者爭盡死力賊即擒
倉卒處置一出於后后問侍中有與黃衣卒亂者事覺當
誅求衷於帝左右帝欲赦之后具衣冠見帝固請誅之帝
曰爾杖之足以懲矣后不可曰如此無以肅清禁庭矣帝
命后坐后立請幾移兩辰帝乃許之遂誅於東園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三